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决裂前后

张树德◎著

新中国外交史上最重大的转折与新生
是继续跟着苏联“老大哥”，还是坚定走自己的路？

1949

1964

1956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决裂前后

张树德◎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张树德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006-9827-2

I.①毛... II.①张... III.①中苏关系 IV.①D822.35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177号

责任编辑:李文华

整体设计:周周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 编: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营销中心:(010)57350370

编辑电话:(010)57350520

印 刷: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20

插 页:2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2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定 价:3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赫鲁晓夫得到了“一张幸运的彩票”，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报道增多，还以《毛泽东——中国穷苦大众的领袖》为题作了介绍。然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知之甚少。

010 ○ 第二章

1949年底，毛泽东首次访苏。斯大林赞叹道：“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哟，有话无处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签订，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赫鲁晓夫初识毛泽东。

034 ○ 第三章

斯大林想在中国建橡胶园和菠萝罐头厂，赫鲁晓夫斗胆进谏：“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我们试图用美国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过去使用过的方式从中国人那里取得贸易上的特权，他们大概会反对的！”果然，赫鲁晓夫开始知道了毛泽东的厉害。

042 ○ 第四章

赫鲁晓夫第一次正式来北京访问，向中国提出需要中国的工人到西伯利亚帮助利用那里巨大的木材资源，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对他们建议的反应很符合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051 ○ 第五章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30年统治的“铁幕”，全面否定斯大林。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072 ○ 第六章

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娄子，面对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束手无策。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苏联迅速摆脱困难，并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03 ○ 第七章

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国家主席的接班人问题，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排队，认为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147 ○ 第八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波及苏联。赫鲁晓夫指示不要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避免对这个运动做任何直接的批评，也不加以支持。毛泽东问赫：“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新口号‘百花齐放’以为如何？”

156 ○ 第九章

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拍了一下桌子，愤然起身，指着赫的鼻子说：“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下不乏自信的嘲意，“你们都拿去算了！”

166 ○ 第十章

绞索政策——小战略中孕育着大战略，炮击金门打打停

停。毛泽东说：“我们向金门打炮也好，停止也好，主要都是为了支援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美国侵略和吞并。”赫鲁晓夫对此大为不解，埋怨中国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

188 ○ 第十一章

苏美戴维营会谈后的赫鲁晓夫，妄想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为取悦美国而希望中国立即释放五名美国特务。毛泽东当然不会听从于他。赫鲁晓夫给毛泽东戴了两顶帽子——冒险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毛泽东也还了他一顶帽子——迁就主义，半修正主义。

198 ○ 第十二章

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攻击中印关系的恶化责任在中国，指责中国“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绝不含糊，对印自卫反击战获得全胜。

222 ○ 第十三章

赫鲁晓夫言而无信，乘中国自然灾害之危，落井下石，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却反咬一口说中国对苏联专家不尊。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有能力办好事情，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造出原子弹来！

231 ○ 第十四章

赫鲁晓夫以反斯大林为开端，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鼓吹“和平过渡”。毛泽东指示写出“张燮林式”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却发表了恶意攻击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苏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的分裂。

247 ○ 第十五章

赫鲁晓夫翻脸不认人，在26国共产党、工人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上，以主人身份举杯敬酒时攻击中国共产党，公开冲突。毛泽东强将手下无弱兵，邓小平会上敢跟赫鲁晓夫针锋相对，会下还讲了“兔子吃鸡”的掌故。

256 ○ 第十六章

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莫斯科声明》，中苏双方表示“将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两国的友谊。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他又指出苏共“病根未除”，还会有反复。

270 ○ 第十七章

苏联挑拨边民外逃，毛泽东神情自若，指示：“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79 ○ 第十八章

在同南斯拉夫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曾跟在苏联后面跑。后来毛泽东承认错误地对待了南斯拉夫，说“我们互相还不够了解”。铁托说：“南斯拉夫在世界上有很多朋友，但有中国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很高兴。”

285 ○ 第十九章

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缓和中苏关系做最后的努力，苏方却说，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

311 ○ 后记

第一章

赫鲁晓夫得到了“一张幸运的彩票”，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报道增多，还以《毛泽东——中国穷苦大众的领袖》为题作了介绍。然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知之甚少。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作为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曾经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结下了极不平常的关系。透过这些关系，可以折射出中国与苏联、中共和苏共之间的许多是非曲直。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对于经历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每一个中国人说来，并不陌生。

在那个年代里，他的形象、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电台里、电视上。那时候，他代表苏联“老大哥”；那时候，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可以这样说，那一时期，他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赫鲁晓夫就变成一个反面人物了。他的名字和修正主义、一切反动派连在了一起。由于他有一个光光的脑袋，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赫秃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更使他的名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可磨灭。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

赫鲁晓夫，全名译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于俄国乌克兰库尔斯克省加利诺夫的一个矿工家庭。1908年起先后在顿巴斯当矿工，在焦化工和机械厂当学徒和钳工。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赫鲁晓夫参加了顿涅茨流域赤卫队第一团。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红军。随后，他参加了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在此时期任营政治委员。战争结束后转业回家，在乌克兰做党务工作，任顿巴斯一个区的区委书记。由于家境贫寒，赫鲁晓夫年少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文化程度比较低，马列主义水平也很低。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使得他日后在工作中常常显得愚昧无知、粗鲁无礼，但他反而以此作为夸耀的资本。

1923年，他被保送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因反对“右倾分子”斗争积极，被任命为党委书记。1925年参加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初次见到了斯大林。

1927年他出席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追随和热情宣传卡冈诺维奇，坚决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的“新反对派”，最终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8年卡冈诺维奇调入联共（布）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乌克兰党中央新任的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到任。赫鲁晓夫拍马逢迎，于是科西奥尔挑选赫鲁晓夫任基辅州党委组织部长。

1929年，在卡冈诺维奇的关照下，赫鲁晓夫进入苏联“高级干部的摇篮”——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并在那里结识了斯大林的夫人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从而得到了“一张幸运的彩票”。这一机遇成为赫鲁晓夫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正如他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写：“在那些日子里，我称她娜佳……直到我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开始经常到斯大林家里去吃饭时，我才意识到，娜佳把我在工业学院为维护总路线而斗争的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所达到的详细程度。有时斯大林会提醒我一些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事件。”^[1]

[1]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3页。

对于娜佳的汇报，赫鲁晓夫是这样写的：“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她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在往后的岁月里，他有时攻击、侮辱我，有时对我作粗鲁的评语；但他总是讲过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是喜欢我的。”^[1]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赫鲁晓夫在1930年被任命为该院党委书记。对于这一任命，开始赫鲁晓夫以为是卡冈诺维奇的作用，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是通过娜佳、斯大林所起的作用。他写道：“起初我以为我在莫斯科党内的提升，是应该感谢卡冈诺维奇的，但我很快就发现，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本人的成分比卡冈诺维奇更多。显然，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诗，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我的忙。”^[2]

1932年，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开枪自杀。但不管怎么说，她在赫鲁晓夫的发迹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此以后，由于前述原因，加之赫鲁晓夫的善于钻营，他开始青云直上。

1933年，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一起带头称斯大林为“我们的导师和领导人”，并第一个称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紧紧追随斯大林。特别是在1934年的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竭力称颂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成为这次大会上唯一一个这样称颂斯大林的人。于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35年，他便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

同年2月1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修改1924年苏联宪法，成立了31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斯大林任主席，布哈林、拉狄克等人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在次年11月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题为《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这部宪法的最后文本。赫鲁晓夫也趁机竭力歌颂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

[1]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3页。

[2] 同上。

在接下来的大清洗日子里,赫鲁晓夫更是加紧跟随斯大林,坚决支持处决那些他曾经赞扬过的人,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并提出“更紧密地把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从此提出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些过分的吹捧曾一度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但是1938年初,斯大林还是提议,由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个职务赫鲁晓夫一直任到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任政治局正式委员。原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都曾是他老领导,他们都曾对赫鲁晓夫的成长、晋升有过贡献,也曾经受到过赫鲁晓夫的敬重。然而,此时的赫鲁晓夫一上台便翻脸不认人,1939年2月,两人先后被处决,赫鲁晓夫对此“功不可没”。

1944~1947年,赫鲁晓夫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12月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

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与苏联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且历史悠久的中国,赫鲁晓夫却是那样的陌生。当然,在俄国革命以前,两国很少接触,像他这样的人,除了从照片上看到的,对中国可谓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士兵在东北同日本人打仗,使两国关系接近一步。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

俄国内战期间,赫鲁晓夫和中国人有过一些间接的接触。在赫鲁晓夫服役的那个团里没有中国人,但其他部队有。他记得,俄国的红军士兵常常说起中国人打仗如何如何勇敢。俄国士兵还常常拿中国人说话的样子来开玩笑——“给面包,我吃了面包,机器就开动了;不给面包,机器就开不动”。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确实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是好士兵,因而也是好战友。

1927年,赫鲁晓夫经历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他担任尤索夫卡地区党委会的组织部长,有一个叫阿赫图尔斯基的熟人到尤索夫卡来找他。在顿巴斯,人们都知道阿赫图尔斯基是内战的英雄。早在1919年赶走德国人的斗争中他就出了名,后来在反对白卫军的战争中,他又是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装甲部队的指挥员。他是一位勇士,但是应该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达到很成熟的程度。他一半是共产主义者,一半是无政府主义者,很像马赫诺^[1]。一天,阿赫图尔斯基拿着一张党证出现在区党委办公处,和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的。

他说:“赫鲁晓夫同志,给我一个公函,我好立刻到中国去。我要去打蒋介石!我要去参加攻打上海!”

赫鲁晓夫对阿赫图尔斯基说,中国人没有他也会干得很好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不用他的帮助就会拿下上海。

在赫鲁晓夫的印象中,当时反蒋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们在苏联人民中间是很有声望的。其中有中国红军的司令员朱德,他是最早举起反对中国反动势力的旗帜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高岗。此外,苏联人民也知道共产党的主要敌人的名字,如吴佩孚和张作霖。他们认为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以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知道得并不多。他任莫斯科党委书记的时候,刘少奇来过莫斯科,但他没有跟刘打过交道。

至于毛泽东,赫鲁晓夫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创立根据地的运动,已经开始为国外所知晓。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高度赞赏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报告》“字字精练,耐人寻味”。

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就用俄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英文版)上也刊登了这篇论文,并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说明:“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

[1] 在俄国内战时期,马赫诺是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和农民领袖,曾同白卫军打过仗,后来转过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最后,他逃到了国外,并在巴黎定居。

最清晰”。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在第二次全苏会议上的开幕词》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同年，共产国际便出版了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的俄译本。年末，这本小册子的英译本问世，由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这是最早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4年8月左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书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内容包括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三篇文章。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5年的档案中就有《毛泽东传略》。《传略》中写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华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1935年12月1日发行的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在《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袖》专栏中，将毛泽东、朱德、方志敏作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予以介绍和报道，文章还附有三人的素描像。署名赫（俄文字母为X的作者）在文章中作了如下叙述：“毛泽东曾对他的一位同志说，‘作为共产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只是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我们不是政客，我们是身受残酷剥削的勤劳人民的党，是从地球上消灭一切腐朽势力的革命政党。死，只不过是肉体上结束生命。共产主义者如果能以自己的生命、智慧和勇气给人民带来利益，那就应该在所不惜。共产主义者必须勇敢而自豪地贯彻党和人民的意志。为人民的利益而生，与人民共患难，为人民的幸福而战斗的党是无敌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战胜劳苦大众的战斗的先锋队——共产主义者的党。’这是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的誓言，这些简明而坚定的语言，把中国人民的传奇式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赫的文章最后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不屈不挠精神，惊人的胆略，杰出的革命指挥官和政治家的组织者，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的儿子毛泽东的形象。”

特别是到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后，《真理报》1935年12月12日撰文写道：当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南下时，“毛

泽东在赣东北采取行动。在士兵中的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成功地策动一个团起义并把它拉了出去。一路上许多贫苦农民的支队和矿工战斗小组投奔毛泽东。经过长途跋涉和艰苦战斗,他把这支队伍带到了江西宁冈县”。并且说“毛泽东亲手创建了江西省第一个苏区”。

与此同时,1936年2月《共产国际》杂志在《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专栏中还以《毛泽东——中国穷苦大众的领袖》为题介绍了毛泽东。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著作的出版和宣传,扩大了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中的影响,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赫鲁晓夫这一时期对这些非常无知,对王明知道得倒不少。这可能是因为那时王明是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的工人中享有盛名,苏联人常常请他到工厂去发表演说,他从不拒绝。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比以前更加关心中国了,他们集中力量给予毛泽东必要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其原因在于:一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确立。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中央的地位逐步提高,特别是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已逐渐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领袖。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小兄弟”也不能不有所重视。三是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从国际战略角度出发,需要中国这个远东的战场来配合,以免与日德两面作战。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宣传也必然地增多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不断地报道了中国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介绍了毛泽东有关抗日战争的重要讲话和文章。

1937年第9期《共产国际》(俄文版)刊载了毛泽东写的《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一文。这样,通过《共产国际》,国外人民可以了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抗日民族战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的全部内容和主张。1937年12月31日出版的《国际通讯》第17卷第57期,报道了毛泽东与大公报记者的谈话。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十分艰苦而残酷,应该说共产国际在对外宣传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毛泽东思想向外传播是十分困难的。

1938年第2期《共产国际》又登载了《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8年第6期登载了《毛泽东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第10期登载了《毛泽东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1939年第4期《共产国际》登载了毛泽东的著名论著《论新阶段》。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1938年11月2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第57期(扩大的六中全会专刊)全文发表。12月,延安解放社、重庆新华日报馆和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这一著作的单行本。1939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纪念日,毛泽东为苏联红军21周年纪念应苏联《真理报》征文而撰写了《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的文章。同年3月,在联共(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曼努意斯基代表苏联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支部是在自己国家、自己人民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支部,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党,毛泽东和朱德等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是品学俱全的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

同年,《共产国际》第6期发表了署名庄熊的《毛泽东》一文,介绍了毛泽东的传记,写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这就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毛泽东的形象。”^[1]

1939年第8、第9期《共产国际》刊登了毛泽东于1939年9月1日接

[1] 原载日本《亚洲季刊》杂志,1978年第2期,《苏联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最新的中国现代史资料》,作者重森宣人,转引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323页。

受新华日报社驻延安记者的谈话——《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1937~1948年,共产国际和苏联邀请毛泽东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报刊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等文章,进一步扩大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外的影响。

应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活动的宣传是积极的,对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苏联红军挥师南下,胜利地占领了东北。日本被打败了,他们放下了武器,苏军把这些武器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关于移交缴获武器一事,苏联同盟友原先已经签订了一些协议(指苏联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因此他们必须避免给人以把这些武器直接送给中国红军的印象。据载,当时的做法是把这些武器收拢起来放到某个地方,让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寻找。中国红军就这样用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对此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感谢苏联政府。这个“苏联政府”就是斯大林。

赫鲁晓夫当时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斯大林同中国人之间的事情并非全都让他知道,他只知道应该让他知道的事。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知之甚少,他真正认识毛泽东,还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到苏联正式访问之后。

第二章

1949年底,毛泽东首次访苏。斯大林赞叹道:“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哟,有话无处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签订,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赫鲁晓夫初识毛泽东。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和感受,始于毛泽东于1949年底至1950年初对苏联的第一次正式访问。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用他那浓厚的湖南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霎时间,广场上一片沸腾。鲜花、彩旗、白鸽和人群的欢呼声交汇成一个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

毛泽东用他那指挥雄兵百万的大手轻轻按动了一枚小小的电钮,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随即冉冉升了起来。

54门大炮齐鸣28响,代表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烈们前赴后继奋斗流血的28年之后,中国人民终于真正地站了起来,第一次以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斯大林没有食言,1949年10月2日21时45分,也就是毛泽东宣布